

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 排行榜

(2005~2006)

《卧底》刘庆邦
《〈祭服〉记》费平凹

《目击金海风云》李立

《人民代表冯有为》刘元举 耿晓达

《父爱如山》臧小平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 《创可贴》荆永鹏 《幸福花儿开》曹多勇

《衣锦还乡》叶丹 《上帝之手》阿成 《世间最美丽的眼睛》金翠华

《中北路空无一人》方方 《影灯》毕飞宇 《今夕共此灯烛光》连方渠

《贴父》王瑞芸 《两地书·母子情》秦春 《千年古藤摸到“藤”》向思宇

《还我大千世界》李露孙 《洪荒时代》何盾中

《走进总督府》张成起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 排行榜

(2005~2006)

北京文学杂志社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2005~2006)/《北京文学》杂志社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39-2887-5

I. 中… II. 北…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252 号

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2005~2006)

主 编 《北京文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 斯 日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兆友书装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0.75

字 数 550 千字

印 数 1-10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887-5/I·1317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最佳中篇小说排行榜

- 姑父……王瑞芸 / 003
卧底……刘庆邦 / 027
洪荒时代……何存中 / 086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 / 143
中北路空无一人……方 方 / 193

最佳短篇小说排行榜

- 上帝之手……阿 成 / 251
彩虹……毕飞宇 / 269
创可贴……荆永鸣 / 279
幸福花儿开……曹多勇 / 293
衣锦还乡……叶 开 / 307

最佳报告文学排行榜

人民代表冯有为……刘元举 康锦达 / 329

两地书·母子情……秦 春 / 404

千年古堰锁封“喉”……向思宇 / 438

还我大千世界……李露孙 / 475

目击台海风云(节选);……李 立 / 544

最佳散文随笔排行榜

走进总督府……张成起 / 609

今夕共此灯烛光……连方瑀 / 619

世间最美丽的眼睛……金翠华 / 626

父爱如天……臧小平 / 638

《秦腔》记……贾平凹 / 652



最佳中篇小说排行榜

第一名 姑父 / 王瑞芸

第二名 卧底 / 刘庆邦

第三名 洪荒时代 / 何存中

第四名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 迟子建

第五名 中北路空无一人 / 方 方

王瑞芸

姑父

我在浙江大学读书的第二年，刚开学不久，就收到父亲的信，照例是聊天：“你妈开始练剑——气功不做了，说是怕走火入魔，天天早上看她拿一把剑出门，我叫她‘亚马逊女战士’。”我笑了。在信的末尾父亲提到：“昨天姑妈来信，你姑父死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姑父死因的……我甚至不待看完后一句话，立刻把信纸往腿上一搁，为姑妈一家大大地松了口气。

一

我只见过姑父三次。

第一次是1973年，我13岁，读小学六年级。那天我正和同院的月兰、陶玲在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前跳皮筋，突然见到有人站在我家门前朝我招手。我一看，是姑妈，姑妈身边还有一个陌生人。

我知道姑妈要来。在一星期前家里收到上海姑妈的信，说姑父已经正式从东北回来，身份也不再是“敌我矛盾”。他在“里面”这么多年，现在出来了，姑妈想在他还走得动时，带他到沪宁铁路沿线的几个城市走一走，还要过江到我们这个江北名城——扬州走一趟。我还知道爸爸收到信后很不安，他不欢迎姑妈带姑父来。不料他们说来

就来了。

我的眼光落在姑妈身边那个瘦高的老头身上，我注意到，月兰和陶玲也在看他，并且露出吃惊的表情。我非常不快，忙三步两步朝姑妈走去，引他们进了家门。

一进去，我就把门掩上。见我关了门，姑妈才对我说：“这是你姑父。”进门前我已经叫了声姑妈，但没叫他，于是，我顺着姑妈的话音叫一声：“姑父。”

姑父对我笑一笑，说：“你就是小妹。”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上海话。我注意到他下巴上有一颗黑痣，嘴里缺了两颗牙。别怪月兰、陶玲用吃惊的表情看他，他除去老、黄、瘦，一个人看上去不知怎么的不舒齐，好像他是个箱子柜子什么的，曾被剧烈地挤压过，因此弄得每个榫头有些错位。两只肩膀高低不平，一颗头往高的那一边微侧过去，像在费劲扛住一个东西。

因为走神，我竟没请姑妈姑父坐。姑妈自己在方桌边的椅子上坐了，叫姑父也坐。我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到门背后拿放在一张小课桌上的水瓶，给姑妈姑父倒水。才倒出一杯，水瓶空了，摇摇另一只，也是空的。我对姑妈说：“姑妈，你们坐着，我去老虎灶泡水来……我再去办公室叫爸爸回来。”

姑妈说：“你去，我们就坐在这里。”

出门就看见月兰、陶玲两个站在离我家不远的路边上，都迎着我笑，笑得很暧昧。

月兰张口就朝我问：“小妹，那老头是你家什么人？”

“姑父。”我皱着眉说。

“哎，小妹，他的眼睛是不是假的？我说不是，月兰非要说是。”陶玲说。

“你的眼睛才是假的呢！”我沉下脸，绕过她们就走。

不过，姑父的眼睛是呆定定的，看着是像假的。要生得小一点也罢，偏还生得大，眼白那么多，更像假的了，惹月兰她们笑话！爸爸妈妈不要他来，是有道理。这个姑父，我也一点儿不喜欢！好好的哪里冒出这么个人来？光是姑妈一个人来，多好。

我走出大院的门口，师范学院就在我们家属大院对面，中间隔了条小街，小街上有一个老虎灶，一家面馆，一个酱园杂货店，一个糕饼店。我把水瓶寄放在老虎灶，走进师院里去找爸爸。

傍晚时分校园里很喧闹，来来去去的行人，自行车铃声，广播喇叭里的歌声，球场上的吆喝声……全在表示一天里工作学习的人松弛了，可以休息和回家了。可爸爸总是回家晚。早几年他作为一个“漏划地主分子”，从教师队伍里清除出来，赶到学院的农场劳动了几年，一年前才被“解放”，作为“可以教育好的知识分子”，允许回学校教书，因此他非常卖力，每天无论有没有课，都要到天黑才回家。他果然还留在中文系办公室里。他一听我说姑妈姑父来了，脸一紧，眉头蹙起来，推上开着的抽屉，站起来，拔脚就往外走。

我小跑地跟着他，直走到师院门口，他才脚步慢下来，回头问我：“你妈回来了？”我说：“还没有。”他想一想，向右转身，往小街上的那家面馆去，那里兼卖熏烧熟食。爸爸从面馆的熏烧摊上买了半只盐水鸭和半斤香肠。买的时候，熏烧摊上的任胖子问他：“家里来客了？买上这些熏烧？”

爸推一推眼镜，挤出笑来，说：“哪里……孩子要吃呢，馋……答应了她的……”

我一听，就赌气先走下台阶，跟他回家时，离了他两步远，连放在老虎灶上的两只水瓶也忘了提回来。

爸一进门，就说：“啊哈——来了……”

姑妈和姑父都站起来，姑妈说：“秉弟，我们还是来了。”

她话音未落，姑父就在边上叫道：“啊呀！秉弟啊——”这一次他说的却是上海话，那双木呆呆的眼睛亮了一亮，放出光来，两只手笨拙地搓动着，不知该往哪里放。

爸爸却没有走近他，反倒把眼镜后面的眼睛眯起来，像是要把射出去的光藏住一般。“啊，啊……”爸爸干干地笑着，只隔了桌子对姑父摆一摆手，说：“啊，纯哥，坐，坐嘛，这真是……这真是……不容易啊。噢，怎么茶也没有泡，小妹还是不懂事，也不知道给客人

泡茶。哎，水瓶哪里去了，小妹……”

我这才想起忘在老虎灶的水瓶，吐一吐舌头，赶紧跑出去。

等我从老虎灶把两瓶开水拎回来，看见家里连后面的窗子都关上了。爸爸接过我手里的水瓶，支我到厨房去帮妈准备晚饭——妈妈已经回来了。我往厨房里去，见妈正往一个蓝花大碗里磕鸡蛋，每磕一个蛋都用一根手指头把蛋壳里的蛋清刮干净，嘴抿着，两条皱纹顺着鼻翼连到嘴角，显得很严肃。我在小凳上坐下来择韭菜，见妈不跟我说话，就主动问：“妈，今晚怎么睡呢？”

妈不看我，说：“他们不住家里，晚上就走。”

“为什么？”

“不为什么。”妈把眉头皱起来，给我一个盆，“快把韭菜拿到水龙头上去洗，我等着炒呢。做事总这么慢慢吞吞的！”

我接过盆，把择好的韭菜放进去，磨蹭着不走，还问：“妈——你说他……是在‘里面’二十年吗？‘里面’像什么样子呢？”

妈着实瞪了我一眼，“去洗菜！”还把一只手对我挥了挥，赶苍蝇似的。

我生着气走出去。妈怎么这样，问问都不行，又没当着人问。不就这点事吗，家里谁不知道呢——姑父是个劳改犯，刚解放就抓进去了，现在放出来了。

招待姑妈姑父的晚饭做得不算很讲究，但量还足。一盘炒鸡蛋，一盘韭菜百叶丝，一盘拌萝卜丝，一碗雪里蕻虾米汤，然后是盐水鸭和香肠。妈一边布着筷子，一边客气道：“临时凑的，草草不恭。”

姑妈就笑笑说：“不好意思，突然上门。”

姑父坐着不说话，对着一桌子菜肴，他脸上有一种近似庄严的表情，仿佛信徒对着神坛一般，眼睛由于聚焦显出了奇异的光彩。

妈就说：“她姑父，吃啊，不要客气。”说了，抢上去，先把一块鸭大腿夹到姑父的碗里，又一块，夹给姑妈。

姑妈说：“自己来，自己来。”

姑父还是不说话，只见他用鹰隼般的速度，只一口就把鸭块全放嘴里了，鼓着腮嚼，脖子上的老皮跟着一抽一抽地动。动了好一阵，

见他把两根手指头伸进嘴里，抽出一小截腿骨来，送到眼前看一看，复又放到嘴里吮一吮。吮的时候，腮帮瘪了下去，一边一个大坑。姑妈看了他一眼，用筷子先把骨头剔下来，才把肉送进嘴里，抿着嘴，慢慢地开始吃。

尽管我不喜欢爸爸刚才对熏烧摊上任胖子撒谎，但我对熏烧摊上买来的熟食的确挺馋的。刚才在厨房，妈在装盘，我就想先拈一块鸭子肉吃，被妈喝住了。上了饭桌，我先识相地夹了一块垫在下面的鸭脖子，吃掉上面有限的肉，把骨头含在嘴里——熏烧摊上的盐水鸭做得真好，连骨头都是香的。我想着也夹一块鸭腿吃，却只见姑父嚼完了嘴里的，不等人让，伸过筷子，又去夹第二块鸭腿，然后第三块，第四块……又迅又猛又利索，我愣住了。只见姑父两只大而无神的眼睛因吃得卖力而蒙上了一层薄泪，竟有了些晶亮的反光。他的筷子只朝那两盘熏烧摊上买来的荤菜戳过去，素菜根本不碰。姑妈的脸红着，眼睛垂下去，只勉强强地在盘子边上夹几根韭菜、几根萝卜丝那么吃着，吃吃停停，不断地用眼睛去看姑父。

姑父只顾大嚼，待他的视线终于和姑妈相遇时，他筷头上刚送到嘴边的一块鸭子就一滑掉到地上去了。他立刻把筷子往桌上一搁，弯下身体去找。这时爸爸妈妈眼睛都垂到饭碗里，极认真地大口吃饭，谁都不互相看。只有姑妈紫涨了脸，低下头去，对姑父轻声说：“不要捡了，随它去好了。”姑父不理，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弯了腰继续找。想是看到了，就把一只手臂伸到桌子下去够，身体全沉到桌子以下，只剩一颗头露在桌面上。因尽力伸直手臂的缘故，他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横着竖着像画了格子，眼珠子也抄上去，露出大块吓人的眼白。

我一下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父母两双四只眼珠子立刻锥子似的朝我刺过来，我吓得赶紧咬住自己的下唇。

姑父身体直了起来，脸上的肌肉也放松下来，手上撮着那块捡来的鸭子，在灯下虚了眼看一看，就送到嘴里去了。姑妈的脸白了，甚至搁下了筷子，眼睛里有了泪光。爸爸隔着桌子朝她轻微地摇一摇头，姑妈就又拿起了筷子。

这天晚上虽然饭桌上人多了，但这顿晚饭却吃得闷，大家的话都奇少。

吃完饭，爸爸和姑妈姑父每人跟前一杯茶，都在桌子跟前坐着，却还是闷闷的，没有什么话说。我不想去厨房帮妈妈收拾，也赖在饭桌边上，假装在看夹在一本旧的《江苏教育》杂志里的剪纸，特别希望听他们谈出点什么来。姑妈就找我说话：“小妹，这些剪纸都是你自己刻的啊？”

“有的是，有的不是。”

“我看看，行吗？”

我把《江苏教育》递给她，姑妈就一张张地翻了看，还朝坐在一边的姑父把身体略倾过去一些，意思是让他也看。姑父一只手端着茶杯，一只手就点过来说：“这一张刻得很好啊。”他指的那张剪纸是一个胖胖的扎着两个髻的娃娃，抱了条鲤鱼，鲤鱼的鳞片网眼般细密，刻起来很花工夫。他点过来的手正好完全摆在我的眼睛底下，我看得浑身一凛，那手背上筋络沟壑般纵横，每一片指甲的指甲沟都裂得很宽，指甲扁而毛糙，像是被锉子锉过的，叫人看了又恶心又难过。

这时妈从厨房过来请姑父到厨房去洗澡，水和木盆准备好了。姑妈就和姑父一起站起来，跟妈到厨房去，帮着安排。

我靠着桌子慢慢把剪纸收起来，偷偷看看爸爸，他对我看也不看，好像我不在跟前一样。他自顾点起一根香烟，眼光定在空中，吸着，眉头微皱。一只蛾子在他的脸跟前飞过去，他挥一挥手，非常不耐烦，眉头皱得更紧了。

一会儿，姑妈过来了，又在桌子边上坐下。爸把烟猛吸几口，把烟屁股撇灭在跟前一只方的玻璃烟灰缸里，一边撇一边低着头，眼睛不看着姑妈说：“纯哥，他……实在变得认不得了……在那边……他到底怎么过法的？”

我赶紧竖起耳朵，姑妈却不说话，直了眼盯住眼前的茶杯，一会儿，眼圈红了，半晌才说：“秉弟，你何必再问，看看这种样子，想也想得出来。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能活着回来，就好了……啥人晓得会变得这样。在家里，吃起来也这副样子，在那边饿疯了……我和孩

子说他，他说晓得了，一吃起饭来，就忘记了，恶形恶状，饿死鬼投胎式样……我也是想，再老下去，只怕更带不出来了。我和孩子总要给他做些什么，这么多年委屈……不然我不会带他来，真是作孽。”姑妈说着就擦眼睛，也顾不得我在跟前。

“阿姐，你不要这么讲，你不要这么讲嘛。他也是……不容易……我们哪里会嫌他这个……只是……唉……只是……唉！”爸说着伸手摸摸脸，又摸摸脖子，脸上是一副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的表情，难看极了。

那天晚上，姑妈姑父果然没在家住，爸爸领他们在外面的旅馆里开了房间。第二天，他们没再来。

那天晚上，我在外面的房间睡不着，伸着耳朵听父母在房间里的对话。

“他洗过澡的木盆你有没有烫一烫？”父亲问。

“烫了，用掉半瓶水呢。”母亲说。

“一张床位要多少钱？”母亲问。

“一块五。”

“啊呀，三块钱！……其实你这个人太胆小，这两年也不像前两年了。自己的亲戚，是政府放出来的，又不是逃出来的，留他们在家里住怎么就不可以，你怎么会怕得那样。”

“女人家，懂什么！”

“他劳改期满了，就不能算劳改犯了吧？”

“那是你说的！哼，什么时候都是说翻脸就翻脸，不当心，不当心你试试看，马上给你颜色看！”

“这下要把你的阿姐得罪了。”

“得罪她事小，得罪了公家呢？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再说，她男人这辈子，就是不当心才弄成这样。她不作兴来怨我。”

“你说，报馆老板为什么会在去台湾前在留给他的箱子里放一把枪呢？是故意要来害他……”

“那不会，当年他是报馆老板跟前的红人呢，老板害他做什么？只是在乱世，留给他一把枪防身吧，怎么就摆进去了。最冤枉的

是，他这个蠢大，自己都不知道箱子里有枪。解放军都进上海了，他也不把箱子开开查一查，该扔的扔，该毁的毁，就那么一直放在办公室里，等着接收报馆的人来搜到——天底下有他这样的蠢大！”

“啊呀呀，这个老板真正害死了他。二十年啊！”

“什么啊呀呀？你还没见他过去的样子呢，更要叫你啊呀呀了，看看他现在，天老爷！……你再要不当心试试看！”

“他过去什么样子？”

“在报馆里做编辑的人，当然应该是个读书人的样子了？”

“咦，说二十年，不止啊，他 1950 年进去的，现在都 1973 年了。”

“是啊，他们那里满了期以后没有人出来的，说是留场工作。只有到他这样，又老又痛的，就不留了，还留着做什么？这才给放回来了。”

“他关进去定的什么罪？”

“这种事不要再问了，已经告诉过你了，‘反’字头的。从此不要再问，记牢！”

我身上燥热起来，蹬掉薄被，特别希望让自己立刻感冒、发烧或者拉肚子什么的大闹一场才好。我讨厌这一晚上所有这些别别扭扭的事，也讨厌我们家，我自己。

二

那一次姑妈姑父回去后，几个月没来信，爸爸到底不安，写了封长信去，道歉夹着辩解。信寄出去，直隔了有半年，才收到姑妈的回信，不再提这个话头，倒讲了些家务事，替姑父换了副假牙；大女儿阿菁从崇明调回上海了，分配在虹口区长宁糖果店；小女儿阿菱还在安徽插队……

又过了两年，夏天收到姑妈的信，说大表姐阿菁要在九月里结婚，男方是一个中学教员，要请娘舅舅妈去吃喜酒。爸爸妈妈对这个邀请着实上心，就请人开后门买了一条新疆伊犁出的厚羊毛毯当礼物，值 82 块钱，是爸整整一个月的工资。我们一家人都去上海吃

喜酒。

菁表姐的婚礼不是很张扬，就请了一些近亲和两方单位的领导，在靖江饭店定了三桌菜。菜烧得很好，有水晶蹄膀、清炒虾仁、松鼠鳊鱼、奶油菜心等叫得出名堂的菜肴。那位做教员的表姐夫比菁表姐只略高一点点，文静得带点女气，待人接物很有分寸，显得无可挑剔。我跟他没有话说。酒席上，我留心的是姑父。

姑父两年中变化不大，人还是瘦，脸色也还那么黄僵僵的。在活络善谈的一群上海亲戚中，他显得沉默，老往人背后不显眼的地方站。

来客中有个老人，是爸的表舅，我该叫他舅公。这位老舅公红光满面，声若洪钟，往那里一站，就是个说话的中心，辈分又高，人都对他很尊敬。他见姑父落落寡合，就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说：“纯良，你说这是不是一眨眼？当年我在震旦大学教体育，你每个星期来打网球，年龄比他还小。”老舅公指了指新郎官，“现在，做老丈人了，哈哈……”

“阿舅，是，一眨眼……打网球……跟做梦一样。”姑父说，蹙眉挤眼地笑一笑。

“怎么做梦？我清楚得像昨天才看见的，你穿着白球鞋，白短裤，白短衬衫，派头一级！惹得一群女学生老来向我打听，那个打网球的是啥人？哈哈……”

笑的是老舅公一人，围着听的人眼睛都落到姑父身上，诧异得无法陪笑。姑父这一天虽穿了一身新簇簇的衣服，白色的确凉衬衣，蓝色涤卡长裤，都是笔挺的，却把个萎黄多皱，扛着一侧肩膀的不端正的人衬得滑稽可笑，像东西装错了封套。在众多的眼睛下，姑父显然失措了，他咧开嘴，又不像哭又不像笑，口中的假牙有些过分白，大而空洞的眼睛里眼白又多，好像他的一个人都是由人工材料合成的假货。

姑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脸涨成酱色，头低下去，肩也缩进去。

老舅公立刻又打着哈哈说：“那时候因为老打网球，我弄得右臂

比左臂粗，老用右臂打球嘛——现在大概还能看得出。”他说了，就举起两臂左右比较，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接着老舅公大谈运动对人的肌肉、血液、骨骼的种种影响，对象不再是姑父一人。姑父就又站到人背后去了。

等来宾到齐，围了桌子坐定，就请男方、女方的家长略说几句话。那位表姐夫的父亲，也在中学里做事，是个教导主任，先站了起来。他一张四方脸，戴一副方方的黑边眼镜，显得极其端方。他开口说的是：

“亲家母，亲家公，各位亲友来宾，今天真是个高兴的日子，谢谢各位赏光。我们做父母的，看着孩子们长大、成家，是最开心的事。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借毛主席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作比喻——可以算是十点十一点的太阳了吧，在人的一生里，就要接近如日中天了。因此希望他们组成小家庭后，更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为国家多作贡献，发出更大的光和热。”

他话音一落，大家就鼓起掌来。我听见妈附着爸的耳朵说：“真不愧是做教导主任的。”爸眨一眨眼，没说话，我在边上对妈做了个鬼脸。

轮到女方家长说话了，三张桌子上的人都朝姑父看。姑父扭捏着，迟迟疑疑地要站起来，只见坐在他身边的姑妈一只手按住他的膝盖，立刻就站起来，脸朝四方一笑，说：“亲家公说得真好，我们不做教师的人是说不来的，要么我来代表女方父母送孩子一条毛主席语录吧。毛主席说：‘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们阿菁去年在店里评了先进；阿方在学校做班主任，班上的五好学生人数一直是他们学校所有班级里最多的。两个孩子都工作好，所以要请他们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几张桌面就稀稀拉拉地回应着说：“好，好。”“努力啊。”

男方家长不失时机地接上去，“来来，我们举杯，祝他们小两口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几张桌子乱着，叮当响过，大家都拿起筷子吃菜。

姑父被姑妈按住后，眼睛一直垂着，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等